

紅樓夢

第三回

托內兄如海酬訓教 接外孫賈母惜



却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  
參革的張如圭他係此地人革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  
奏准起復舊員之信他便四下裡尋情找門路忽見  
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禮如圭便將此信告知雨村  
雨村歡喜忙忙叙了兩句各自別去回家冷子興得  
此言便忙獻計令雨村央求林如海轉向都中  
央

煩賈政兩村領其意而別回至館中忙尋邸報看了次日面謀之如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前已遣了男女船隻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尚未行此刻正思向蒙教訓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豈不盡心圖報之理弟已預籌之脩下薦書一封托內兄務為周全方可稍盡弟之鄙誠即有所費弟于內兄信中註明不勞吾兄多慮兩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進謁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

尊兄猶係一家乃榮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為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之流復醒筆故弟致書煩托否則不但有污尊兄清操即弟亦不屑為矣兩村聽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興之言于是又謝了林如海如海又說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吾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兩村唯唯聽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點禮物並餞行之事兩村一一領了月女學生原不忍棄父而去無奈他外祖母必欲其往兼

如海說汝父年已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扶持今去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正好減我內顧之憂如何不去黛玉聽了方灑淚拜別隨了奶娘及榮府中幾個老婦登舟而去兩村另有一隻船帶兩個小童依附黛玉而行有日到京都兩村先整了衣冠帶了小童拿了宗侄的名帖至榮府門上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即忙請入相會見兩村像貌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最喜的是讀書人禮賢下士拯溺救危大有祖風况又係妹丈

致意因此優待兩村更又不同便極力幫助題奏之日謀了一個復職不上兩個月便送了金陵應天府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黛玉自那日棄岸時便有榮府打發轎子並拉行李車輛伺候這林黛玉嘗聽得母親說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的僕婦穿吃用度已是不凡何况今至其家多要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要多說一句話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

黛玉自 身上村之語了轎進了城從紗窗中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盛

自與別處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着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着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正門不開只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勅造寧國府五個大字黛玉想道這是外祖的長房了又往西不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却不進正門只由西角門而進轎子抬着走了一箭之遠將轉灣時便歇了轎後面的婆子也都下來了另換了四個衣帽周全的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抬着轎子衆婆子步下跟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衆小廝又

退了出去衆婆子上前打起轎簾扶黛玉下了轎林黛玉扶着婆子手進了垂花門兩邊是起手遊廊正中是穿堂當地着一箇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風轉過屏風小小三間廳房廳後便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雀鳥台階上坐着幾箇穿紅着綠的了頭一見他們來了都笑迎上來說道剛纔老太太還念呢可巧就來了有層于是三四人爭着打簾子一面聽得人說林姑娘來了黛玉方進房只見兩個人扶着一位鬢髮銀

的老母迎上來黛玉知是外祖母了正欲下拜被外祖母抱住摟入懷中心肝兒肉叫着大哭起來當下待立之人無不下淚者黛玉也哭箇不休眾人慢慢解勸住了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此即冷子興所云之史氏太君也乃賈赦賈政之母當下賈母一一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那這是你二舅母王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縹黛玉一一拜見了賈母又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初來可以不必上學去眾人答應了一聲便去了兩個不一待只見三個奶媽媽並五六個丫鬟擁着三位姑娘來了第一個肌

膚微豐身材合中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沉黙觀之

可親為迎春第二個削眉細腰長挑身材鴨蛋臉兒俊

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為探春第三個

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釵環裙袂三人皆是一樣的粧

束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相廝認歸了坐位了鬟

送上茶來不過叙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

藥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

女兒所疼者獨有你母今一旦先我而逝不得見一面

教我怎不傷心說着携了黛玉的手又哭起來家人忙

相勸慰方略畧止住衆人見黛玉年貌雖小其言  
談不俗身體面龐雖弱不勝衣却有一段風流態便  
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治好了黛玉  
道我自來如此從會吃飯時便吃藥到如今了經滿  
少名醫總未見效那一年我總三歲記得來了一回癩  
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是不從他又說既  
捨不得他但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下時  
除非從此以後總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  
一槩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生此和尚瘋瘋癲癲了

這些不經之談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吃人參養榮丸

賈母道正好我這裡正配丸藥呢

為後菖叫他們以配

一料就是了一語未休只聽後院中有笑語聲說我

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黛玉思忖道這些人個個皆歛  
聲屏氣如此這來者是誰這樣放蕩無禮心下想時只  
見一羣媳婦了鬟擁着一個麗人從後房進來這個人  
打扮與姑娘們不同彩綉輝煌恍若神飛仙子頭上戴  
着金絲八寶攢珠髻縮着朝陽五鳳掛珠釵項上戴着  
赤金盤螭纓絡圈身上穿着縷金百蝶穿花大紅燕緞

窄袖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着翡翠氍毹洋  
縐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灣柳葉掉稍眉身量描條体  
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啓笑先開為熙鳳寫照黛  
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他是我們這  
裡有名的一個潑辣貨南京所謂辣子你只叫他鳳辣  
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稱呼眾姊妹都忙告訴他  
黛玉道這是璉嫂子黛玉雖不曾識面聽見他母親說  
過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侄  
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的學名叫做王熙鳳黛玉忙陪

笑見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細細打  
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  
這樣標緻人物我今日纔算見了况且這通身的氣派  
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個嫡親的孫女怨不  
得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一刻不忘只可憐我這妹妹  
這樣命苦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說來便用帕拭淚賈  
母笑道我總好了你倒來招我你妹妹遠路總來身子  
又弱也總勸住了快休再題前話這熙鳳聽了忙轉悲  
為喜道正是呢我見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喜

歡又是傷心竟忘記了老祖宗該打該打又小把黛玉之手問妹妹幾歲了可也上過學現吃什麼菓在這裡不要想家要什麼吃的要什麼頑的只管告訴我了頭老婆們不好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帶了幾個人來你們趕早打掃兩間下房跟他去歇歇說話時已擺了茶菓上來熙鳳親為捧茶捧菓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曾熙鳳道月錢也放完了剛纔帶了人到後樓上找緞子找了半日也沒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想是太太記錯了

王夫人道沒有什麼要緊因又說道該隨手拿山兩個來給你這妹妹裁衣裳的等晚上想着再叫人拿罷熙鳳道倒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這兩日到我已預備下了等太太回去過了日好送來王夫人一

笑點頭不語

狠滿鳳姐是個當家人

當下茶菓已撤賈母命兩個

老嬷嬷帶了黛玉去見兩個舅舅去維時賈赦之妻邢氏忙起身笑回道我帶了外甥女過去到底便宜些賈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那邢夫人心應了遂帶了黛玉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



早有衆小厮拉過一輛翠幄青油車來那邢夫人携  
了黛玉坐上未識黛卿能乘此否衆婆娘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厮  
們抬起拉至寬處方駕上馴騾亦出了西角門往東過  
榮府正門入一黑油大門內至儀門前方下車來邢夫  
人挽了黛玉的手進入院中黛玉度其處必是榮府中  
之花園隔斷過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廡遊  
廊悉皆小巧別緻不是那邊的軒俊壯麗再且院中隨  
處之樹木山石皆在為大觀園伏脉及進入正室早有許多盛  
粧麗服之姬妾了鬟迎着邢夫人讓黛玉坐了一回令

人到外書房中請賈赦一時來回說老爺說了連小身  
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傷心暫且不忍相見勸姑娘不  
要傷懷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是同家裡一樣姊妹  
們雖拙大家一處伴着亦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曲之  
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總是黛玉忙站起身來一一聽  
了再生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吃過飯去黛玉笑回  
道舅母愛惜賜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  
舅恐遲去不恭異日再領望舅母容諒邢夫人道這也  
罷了遂命兩個嬷嬷用方纒坐來的車子一過去于

是黛玉告辭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了人幾句  
眼看着車去了方回來一時黛玉進入榮府下了車衆  
嬖嬖引着便往東轉灣走過一座東西的穿堂向南大  
廳之後儀門內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  
頂耳房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  
便知這方是正內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的進入  
堂屋中抬頭迎面先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匾上  
寫着斗大三箇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某日  
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  
上設着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懸着待漏隨朝墨龍大  
畫一邊是鑿金彝一邊是玻璃盒地下兩絳十六張南  
木椅子又有一副對聯乃是烏木聯牌鑲着鑿金字跡  
道是

座上珠璣昭日月

堂前黼黻煥烟霞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鄉世教弟勲襲東安郡王穆蔭拜  
手書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  
東邊的三間耳房內于是老嬖嬖引黛玉進入房裏

臨窗大炕上鋪著猩紅洋氈正面設著大紅金錢蟒引枕秋香色金錢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左邊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邊几上汝窑美人觚內揀著時鮮花卉茗盃茶具等物地下面西一縉四張椅子上都搭著銀紅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脚踏兩邊又有一對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備其餘陳設不必細說老嫗嫗讓黛玉上炕坐炕沿上却也兩個錦褥對設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就東邊椅上坐了本房裏的丫頭忙捧上茶來黛玉一面吃了打量這些丫頭粧飾衣裙舉止行動果與別家不同茶未吃了只見一個

穿紅綾襖青紬拍牙背心的丫頭走來笑道太太說請林姑娘到那邊坐罷老嫗嫗聽了于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內正面炕上橫設一張炕桌上面堆着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着半舊的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青緞靠背坐褥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縉三張椅子上也搭着半舊的彈花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三讓他上炕他方

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乃說你舅舅舅今日齋戒去了  
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三個姊妹倒都極好以  
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線或偶一頑笑都有個儘讓的  
但我最不放心的却有一件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家  
裡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廟裡還愿去尚未回來晚間你  
見便知了你已後只不要採他你這些姊妹都不敢  
沾惹他的黛玉素聞母親說過有個內侄乃啣玉而生  
頑劣異常不喜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溺愛  
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所說便知是這位表兄了因陪

笑道舅母所說的可是啣玉而生的這位表兄在家時  
記得母親常說這位哥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叫寶玉  
性雖憨頑說待姊妹們極好的况我來了自然和姊妹  
同一處兄弟們自另院別室的豈有得沾惹之禮王夫  
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  
疼愛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的若姊妹們不理他  
他倒還安靜些若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了一句話他  
心上一喜便生出許多事來所以囑咐你別採他他嘴  
裡一時甜言密語一時有天無日瘋瘋傻傻只休信他

黛玉一一的都答應着忽見一個丫鬟來說老太太那  
裡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携了黛玉從後房門由後廊往  
西出了角門是一條南北夾道南邊是倒座三間小小  
抱夏廳北邊立着一箇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門小  
小一所房室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這是你鳳姐姐的  
屋子回來你好向這裡找他去少什麼東西只管和他  
說就是了這院門上也有幾個總總角的小廝都垂手  
侍立王夫人遂携黛玉穿過一箇東西穿堂便是賈母  
的後院子于是進入後房門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見王

夫人來了方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飲熙鳳安箸  
王夫人進羨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旁四張空椅熙鳳  
忙拉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子上坐下黛玉十分推讓  
賈母笑道你舅母和嫂子們左右不在這裡吃飯你是  
客原該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就坐了賈母命王夫  
人也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座方上來迎春坐右手  
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邊了鬟執着拂塵漱  
盂巾帕李鳳二人立于案傍佈讓外間伺候子媳婦了  
鬟雖多却連一聲咳嗽不聞飯畢各有了鬟用小茶盤

捧上茶來當日林家教女以惜福養身每飲必過片  
時方吃茶不傷脾胃今黛玉見了這們許多規矩不似  
家中亦只得隨和着些接了茶又有人捧過漱盂來黛玉  
也漱了口又盥手畢然後又捧上茶來這方是吃的  
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聽  
了忙起身說了兩句話方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  
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剛念了四書黛玉又問姊妹們  
讀何書賈母道讀什麼書不過認幾個字罷了二語未  
了只聽外面一陣脚步响了鬟進來報道寶玉來了黛

玉心中想這個寶玉不知是怎生個愜愜人物及至進  
來原是一箇輕年公子頭上戴着束髮嵌寶紫金冠齊  
眉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  
箭袖束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綵外罩石青起花八  
團倭緞排穗褂登着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  
色如春曉之花鬢刀刀裁眉如墨畫鼻如懸胆睛若秋  
波雖怒時而似笑即瞋視而有情項上金螭纓絡又有  
一根五色絲絛繫着一塊美玉黛玉一見便吃了一大驚  
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到像在那裡見過的何等良熟是

在靈河岸上三生石畔見過來只見這寶玉向賈母請了安母便命去見你娘來即轉身去了一回再來時換了冠帶頭上週回一轉的短髮即結成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稍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脚身上穿着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舊帶着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綾褲腿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越顯得面如傅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若笑天然一段丰韻全在眉稍平生萬種情思恁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好

却難知其底細後人有作西江月二詞批寶玉極確其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 有時似傻如狂 縱然生得好皮囊 腹內原來草莽 潦倒不通庶務 愚頑怕讀文章 行為偏僻性乖張 那管世人口謗 富貴不知樂業 貧窮難耐淒涼 可憐辜負好韶光 于國于家無望 天下無能第一 古今不肖無雙 寄言紈袴與膏粱 莫效山兒形狀

却說賈母笑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還不見你妹  
妹寶玉早已看了一個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娘之女忙  
來作揖相見畢歸坐細看形容與衆各別兩灣似感  
非感籠烟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態生兩靨之愁嬌  
襲一身之病淚光点点嬌喘微微閑靜似嬌花照之行  
動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千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寶  
玉看罷笑道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可又是  
胡說你何曾見過他寶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看  
着面善心裏倒像是舊相認識恍若遠別重逢的一般  
賈母笑道好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寶玉便走向黛玉  
身邊坐下又細細打量一番因問妹妹可曾讀書黛玉  
道不曾讀書只上了一年學些須認得幾個字寶玉又  
道妹妹尊名黛玉便說了名寶玉又道表字黛玉道無  
字寶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字莫若顰顰二字極妙春  
便問何出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  
可代畫眉之墨况這妹妹眉尖若顰用取這兩個字豈  
不甚美探春笑道只恐又是杜撰寶玉笑道除書杜  
撰的太多偏是我是杜撰不成又問黛玉可  
沒有



衆人都不解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問我有無因  
答道我沒有那玉亦是件罕物豈能人人皆有寶玉聽  
了登時發作起狂病來摘下那玉就恨命摔去罵道什  
麼罕物人的高下不識還說靈不靈呢我也不要這勞  
什子了嚇的地下衆人一擁爭去拾玉賈母急的撲了  
寶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  
寶玉滿面淚痕泣道家裏姊姊妹妹都沒有單我有我說  
沒趣如今來了這個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可知這  
不是個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這妹妹原有玉來的因  
你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妹無法可處遂將他的玉  
帶了去一則全殉葬之禮盡你妹妹之孝心二則你姑  
媽之靈亦可權作見了你妹妹之意因此他只說沒有  
玉也是不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還不好  
生慎重帶上仔細你娘知道了說着便向了鬟手口接  
來親與他戴上寶玉聽如此說想一想也就不生別論  
了當下奶娘來問黛玉房舍賈母便說將寶玉挪出來  
同我套間暖閣裡把你林姑娘暫安置碧紗櫥裡等  
過了殘冬春天再與他們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罷

寶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紗櫺外的床上狠乖當人何必出來鬧你老祖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說也罷了每人一個奶娘並一箇丫頭照管餘者在外間上夜聽喚一面早有熙鳳姐命人送了一頂藕荷色花帳並錦被緞褥之類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一箇是自己的奶娘王媽媽一箇是十歲的小丫頭名喚雪雁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王媽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將自己身邊一箇二等丫頭名喚鸚哥的與了黛玉亦如迎春等一般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個教引媽媽除

貼身掌管釵釧盥沐兩個丫頭外另有四五個洒掃房屋來往使役的小丫頭當下王媽媽與鸚哥陪侍黛玉在碧紗櫺內寶玉之乳母李媽媽並大了鬟名喚襲人者陪侍在外大床上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珍珠賈母溺愛寶玉生恐寶玉之婢不中任使素知襲人心地純良遂與寶玉寶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見舊人詩句有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賈母即更名襲人這襲人有些癡處伏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今跟了寶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個寶玉口內寶玉

性情乖僻每每規諫寶玉不聽心中着寔憂懣。是晚寶玉李嬭已睡了他見裡面黛玉鸚哥猶未安歇他日卸了妝悄悄的進來問姑娘怎還不安歇黛玉忙笑讓姐姐請坐襲人在床沿上坐了鸚哥笑道林姑娘在這裏傷心自己淌眼抹淚的說今日纔來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病倘或摔壞了那玉豈不是因我之過所以傷心我好容易勸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將來只怕比這更奇怪的笑話還有呢若為他這種行狀你多心傷感只怕你還傷感不了呢快別多心

應如此則傷感來還甘露

也黛玉道姐姐們說的我記着就是了又叙了一回方纔安歇次早起來看過賈母因往王夫人處來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來的書信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來的兩個媳婦兒來說話的雖黛玉不知原委探春等却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居住的薛家姨母之子表兄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遣人來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之意畢竟怎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回

紅樓夢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判斷葫蘆系

却說黛玉同姊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與口

的來使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

王夫人事情冗雜姊妹們遂出來至寡嫂李氏

了原來這李氏即賈珠之妻珠雖夭亡幸存一

賈蘭今年五歲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金

女父名李守中曾為國子祭酒族中男女無不

者先伏下文李紋李綺至李守中承繼以來便為女子無才便有

德故生了便不十分認真讀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烈女傳讀讀認得幾個字罷了記得前朝這幾個賢女便了却以紡績女工為要固取名為李紈字官裁因此這李紈雖青春喪偶且居處于膏粱錦秀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槩不問不聞惟知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工誦讀而已今黛玉雖客寄于此日有這幾個姑娘相伴除老父外餘者也就無用慮及了如今且說賈雨村授了應天府一到任就有件人命官司詳至案

下乃是兩家事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傷人命彼時兩村即拘原告之人來審那原告道被毆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個了頭不想係拐子拐來的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銀子我家小主原說第二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門這拐子又悄悄的賣與了薛家被我們知道了去找拿賣主奪取了頭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衆豪奴將小主人竟打死了亮身主僕已皆逃走無踪跡了只剩了幾個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人作主求太老爺拘兇犯以

扶善良存沒感激天恩不盡兩村聽了大怒豈真有這  
等事打死了人竟白白走了拿不來的發籤差公人立  
刻將兇犯家屬拿來拷問只見案傍立着一個門子使  
眼色不令他發籤兩村心下狐疑只得停了手良堂至  
密室令從人退去只留此門子一人伏侍門子忙上前  
請安笑問老爺一向加官進祿八九年來就忘了我了  
兩村道却十分面善一時想不起來門子笑道貴人多  
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記得當年葫蘆廟裡之事  
麼兩村大驚方憶起往事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蘆廟裡  
一個小沙彌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想這件生意到還  
輕省耐不得寺院悽涼景况遂趁年紀尚輕蓄了髮充  
當門子兩村那裡料得是他便忙携手笑道原來是故  
人因令坐了好談這門子不敢坐兩村笑道貧賤之交  
不可忘也此係私室但坐何妨這門子方告了坐料簽  
看坐了兩村道方纔何故不令發籤這門子道老爺榮  
任到此難道就沒抄一張本省的護官符來不成兩村  
忙問何為護官符門子道如今凡作地方官者有一  
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勢極富貴的大紳

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一不  
但官爵只怕連性命也難保呢所以叫做護官符方纔  
所說的這薛老爺如何惹得他他這件官司並無難斷  
之處從前的官府却因碍着情分臉面所以如此一面  
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的護官符來遞與兩村  
看時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諺俗口碑云

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寧國榮府二公之後

在都外現原籍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

個史保寧侯尚書令史公之後房公共十東海缺

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五都太慰統制縣伯王

中西房豐年好大雪隱薛珍珠如土金如鉄榮徽

薛公之後現領內司薛公之後現領內司

第銀行商共八房分第銀行商共八房分

兩村尚未看完忽聞傳點報王老爺來拜兩村以具衣  
冠出去接迎有頓飯工夫回來細問這門子這

皆連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

的早為下半今告打死之人薛就是豐年大雪之薛也

不单靠這三家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奉亦不少

老爺如今拿誰去兩村聽如此說便笑問門子這如你

這樣說來却怎麼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兇犯躲  
的方向了門子笑道不瞞老爺說不但這兇犯躲的方  
向我知道並這拐賣的人我也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  
道待我細說與老爺聽這個被打死的乃是一箇小鄉  
官之子名喚馮淵父母俱亡又無兄弟守着些薄度  
日年紀十八九歲酷愛男風不甚好女色不是馮淵  
是馮英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見這拐子賣了頭他眼  
看上了這丫頭立意買來作妾立意不近男色也不再  
取第二箇了所以鄭重其事必待三日後方進門雖知

這拐子又偷賣與薛家他意欲捲了兩家的銀子而逃  
誰知又走不脫兩家拿住打了箇半死都不肯收銀各  
要領人那薛公子豈肯讓人的便喝令下人動手將馮  
公子打了箇稀爛抬回去三日死了這薛公子原早擇  
下日子要上京去的既打了馮公子奪了丫頭他便如  
沒事人一般只管帶了家眷走他的路並非為此而逃  
這人命些些小事自有他弟兄奴僕在此料理這且別  
說老爺可知這被賣之丫頭是誰兩村道我如何得知  
門子冷笑道這人還是老爺的大恩人呢他就走葫蘆



廟旁住的甄老爺的女兒小名英蓮的兩村駭然道原來就是他聞得他自五歲被人拐去却如今纔賣呢門子道這種拐子單拐的是幼女養至十二三歲帶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英蓮我們天天哄他頑耍極相熟的所以隔了七八年雖模樣出脫得齊整然大段未改所以認得他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點胭脂瘡從胎裡帶來的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那一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他說被拐子打怕了的萬不敢說只說拐子是他親爹因無錢還債故賣之我哄他

再四他又哭了只說我原不記得小時之事這無可疑了那日馮公子相見了免了銀子拐子醉了他自嘆說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聽見馮公子三日後纔心過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又不忍等拐子出去又叫內人去解釋他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可知必不以丫鬢相看况他是箇絕風流人品家裡頗適得素性又最厭惡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兩日何必憂悶他聽如此說方畧解些自謂從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不如意事第二日他偏又賣與薛家

若賈與第二家還好這薛公子的混名人稱欽霸王最是天下第一個弄性尚氣的人而且使錢如土遂打了箇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個英蓮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歎雨村聽了亦歎道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這馮淵如何偏只看上了這英蓮這英蓮受了拐子這幾年折磨總得了個頭路且又是個有情若果聚合了倒是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薛家縱比馮家富貴想其為人自然姬妾衆多淫佚無度未必及馮淵定情于一人這正為夢幻情緣恰遇一對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他人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割斷終好門子笑道老爺當年何其明決今日何反以箇没主意的人了小的聞得老爺補陞此任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賈府之親老爺何不順水行舟做箇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王二公呢雨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正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枉法是寔不忍為的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但如今世上是行不去

的豈不聞古人有言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為君子依老爺這說不但不能報効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還要三思為妥雨村低了頭半日方說道依你怎麼樣門子道小人已想了個極好的主意在此老爺明日坐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發籤拿人究犯自然是拿不來的原告固是定要自然將薛家族人及奴僕人等拿幾個來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報箇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只說善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來看老爺

只說乩仙批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係夙孽今狹巷相遇原因了結今薛蟠已得了無名之病被馮魂追索而死其禍皆由拐子而起除將拐子按法處治外不略及等語小人暗中囑拐子令其寔招衆人見乩仙批語與拐子相符自然不疑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可五百也可與了馮家作燒埋之費那馮家也無甚要緊的人不過為的是錢有了銀子也就無話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壓服口聲也罷了二人計議已定至次日坐堂以

取一千有名人犯雨村詳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少  
不過賴此欲得些燒埋之銀薛家仗勢倚情偏不相讓  
故致顛倒未決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馮家  
得了許多燒埋銀子也就無甚話說了雨村便疾忙修  
書二封與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  
事已完不必過慮之言此事皆由葫蘆廟內沙彌新門  
子所為雨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貧賤時事來因此  
心中大不樂意後來到底尋了他一個不是遠遠的充  
發了總罷當下言不着雨村且說那買了英蓮打之馮

淵的那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  
是如今這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箇獨狼孤  
種未免溺愛縱容些遂致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  
現領着內帑錢糧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學名薛蟠表字  
文起性情奢侈言語傲慢雖也上過學不過畧識幾個  
字終日惟有聞鷄走馬遊山玩景而已雖是皇商一  
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父舊日的情分戶部  
掛虛名支領錢糧其餘事體自有夥計老家人等措辦  
寡母王氏乃現任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之妹與係國府

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只有薛蟠一子還有一女此薛蟠小兩歲乳名寶釵生得肌膚瑩潤舉止嫺雅當時他父親在日極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十倍自父親死後見哥哥不能慰母心他便不以書字為念只留心針指家計等事好為母親分憂解勞近因今上崇尚詩禮徵採才能降不世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親名達部以備選擇為宮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茶局

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諳世事便趁時拐騙起事京都中幾處生意漸亦銷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便趁此機會一來送妹待選二來望親三來親自入部銷筭舊賬再計新支其寔只為遊覽上國風光之意因此早以點檢下裝細軟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已定起身不想偏遇了那拐子賣了英蓮薛蟠見英蓮生得不俗立意買了又遇馮家來奪因恃強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一一囑托了族中人並幾個家人

他便帶了母妹等竟自起身長行去了人命官司他却  
視為見戲自謂花上幾個臭錢沒有了的在路不計  
其日那日已將入都又聞得母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  
制奉旨出都查邊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進京去有  
母舅官轄不能任意揮霍如今陞出去可知天從人願  
因和母親商議道借們京中雖有幾處房舍只是這十  
年來没人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賃與人得  
先着人去打掃收拾總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謠借  
們這進京去原是先拜望親友或是在你舅舅處或是

你姨爹家他兩家的房舍極是寬敞的借們且住一、再  
慢慢的着人去收拾豈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舅舅正  
陞了外省去家裡自然忙亂起身借們這會子五一窩  
一拖的奔了去豈不沒眼色些他母親道你舅舅雖陞  
了去還有你姨爹家況這幾年來你舅舅姨娘兩處每  
每帶信稍書接借們來如今既來了你舅舅雖忙自起  
身你賈家的姨娘未必不苦留我們借們且忙忙的收  
拾身子豈不使人見怪你的意思我却知道守着舅舅  
姨母住着未免拘緊了你不如各住好任意也為爾既

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們心了這幾年却要廝守幾日我帶了你妹子去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過的只得吩咐人夫一路奔榮國府而來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虧賈雨村就中維持了終放了心又是哥哥陞了邊缺正愁少了娘家的親戚來往略加寂寞過了幾日忽家人報姨太太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在門外下車了喜的王夫人忙帶了人接出大廳來將薛姨娘等接了進去姊妹們暮年相見悲喜交集自不必說叙了一番契濶又引着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廝見過又治席接風薛蟠拜見過賈政賈璉又引着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上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輕不知世務在外住着恐又要生事俗們東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來間白空閒着叫人打掃了請姨太太和姐兒哥兒住了甚好王夫人未及留賈母也就遣人來說請姨太太就在這裏住下大家親密些薛姨媽正欲同居一處方可拘緊些免若另在外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與

王夫人說明一應日費供給一概免却方是處常之法  
王夫人知他家不難于此遂亦從其愿從此後薛家母  
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原來這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  
年養靜之所小小巧巧約有十餘間房舍前廳後舍俱  
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又有一  
角門通一夾道出了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  
每日或飯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來或與賈母閒談或  
與王夫人相叙寶釵日與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  
書下棋或做針繡到也十分樂意只是薛蟠起初原不歡

在賈府中居住生恐姨父管束不得自在無奈母親執  
意在此且賈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得暫且住下一  
面使人打掃出自家的房屋再移居過去誰知自此閒  
住了不上一月賈宅族中凡有的子姪俱已認熟了一  
半凡是那些紈袴氣習者莫不喜與他來往今日會酒  
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無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當  
日更壞了十倍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  
大人多照管不到二則現任族長乃是賈珍彼乃寧府  
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自是他掌官三則公私冗雜



且素性瀟灑不以俗事為要每公暇之時不送看書着  
棋而已况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別開任  
意可以出入所以這些子弟們可以放意暢懷的因此  
遂將移居之念漸漸打滅了正是

漸入鮑魚肆

反惡芝蘭香

紅樓夢第四回